

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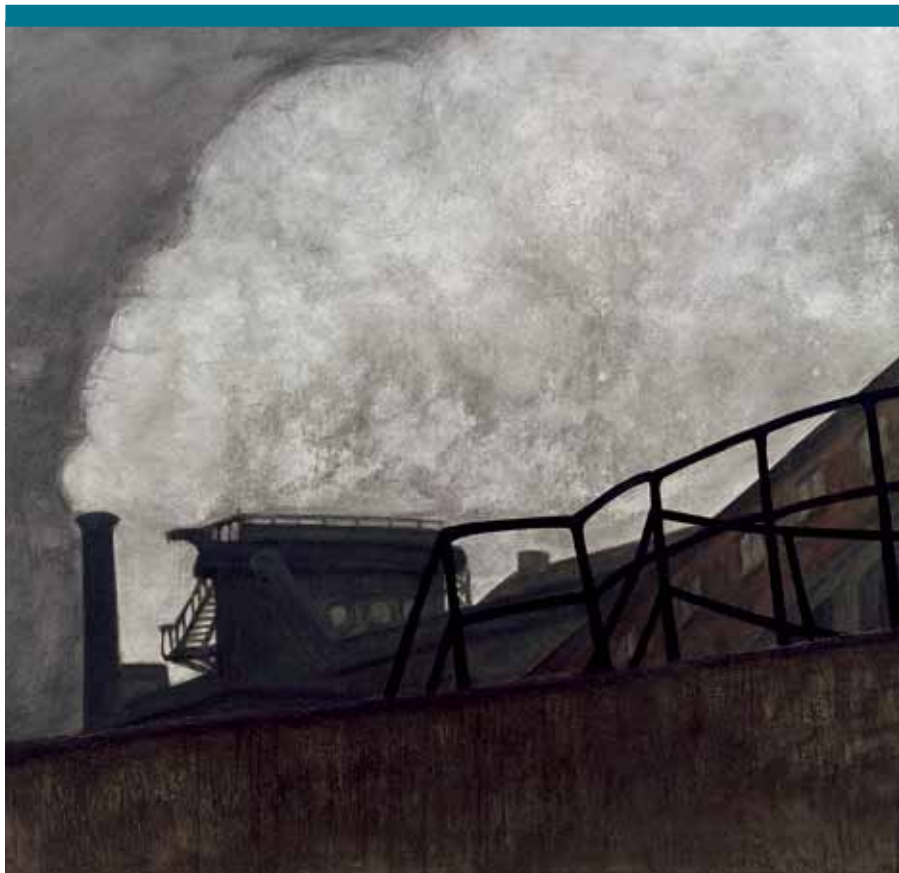
品读唐华伟《消逝的风景——大工厂系列》油画

邓国皇



总第57期

ARTRON



“我是在厂区长大的，对工厂有深厚的感情，对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工厂，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带有几分伤感，几分留恋。创作这些画，是一种对记忆的执著。”——唐华伟

看他大工厂系列画，很震撼，太宏伟了！大场景画面，深邃的空间，像一个昏暗的历史隧道，棕色和黑白色，营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朦胧。深深的俯纵感又使人视觉受到重重的敲击。巨大、高耸的烟囱，海浪一样的白烟，交错的铁栏杆、乌黑的煤山等，截取了大工厂的典型场景。但是，在雄壮、粗厉、苍劲的外表深处，透着激荡、悲壮和眷恋。

大工厂，曾经是新中国的希望，满载着国人的梦想。曾经有多少人为之奋斗，流汗、流泪、流血、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因为那是一个饱受欺辱的民族崛起的希望，表达了积贫积弱的民族洗刷耻辱的决心。

毛泽东说过，他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四周是一片工厂的烟囱他的话代表了那时候中国领导人的雄心和梦想。可以想象，毛泽东对工业寄托的厚望和对新中国迅速崛起的心是多么的急切。其实，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心情急切的不只是毛泽东这一代人，也是鸦片战争之后几代革命家和学者们的梦想，因为在当时，既有欧美的示范作用，“第三世界



的历史和文化被西方用‘现代性’的标尺去衡量……‘过去’总是要追赶西方标准的‘现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又有我们工业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因此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人们不顾文辞的雅驯，用穷极华丽的辞藻去形容工业化了。当时有首歌“牛羊肥壮铃响，远方的工厂冒青烟”，现在都知道，“工厂冒青烟”是重度污染，但在当时人们看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我们也可以从“赶英超美”等口号，“大跃进”等运动中清楚看到，中国至上而下，绝大多数人沉浸于梦想的激情和行动的狂欢之中。

“工人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口号更加强了工人的自豪感。工人们的生活充满史诗般的崇高和激情，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在人们的观念里面，“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等同的，只要全面“工业化”，就实现“现代化”了。

可是，“文革”过去，偶像轰然倒塌，时代主题转换，人们乌托邦梦想破灭了。从极权主义走出来的人们，开始反思。特别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人们从英雄颂歌时代回到了平凡世界。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接着，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的施行，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施行利改税，国有企业行业化控股组织等有力措施。之后，经济的狂潮席卷了全中国。个体经济和外企的介入，形成激烈的竞争趋势。管理的改革、技术的更新，不但国营经济不再独占鳌头，而且老工业基地“船大掉头难”，陷入了困境。

在历史的大浪潮冲击下，昔日辉煌的大工厂时代，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模糊。许多老工

厂渐渐成为让人凭吊的“遗址”。“遗址”，给人的情感很复杂，对于后来人，是一种“废墟的美”，因为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激发人的想象，无论是柔情还是惆怅。但对于置身其中，眼看着自己曾经为它自豪、曾经寄托着梦想，为其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大工厂从辉煌走向衰落的人来说，那种情感会复杂得多。

曾经冠以国家主人翁的工人们，像上帝的选民一样，享受着自豪和荣耀——哪怕是虚幻的。无奈，时代变迁，让人感到恍如隔世，到不得不告别曾经给予他们光荣和梦想的大工厂时，人们是多么的依恋，曾经的它和自己，代表一个民族的先进生产力，是民族崛起的希望，现在遭遇的却是工人的下岗和工厂的废弃。往日的光荣和梦想，青春和汗水，荣耀和激情，随落日慢慢沉入苍茫。围起高墙的工厂曾经是地位的象征，呵护着他们的事业和梦想，如今，却成了隔绝和落后的标志。

一切都快要消逝。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弥漫的烟，即将远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已经旁落到新兴阶层手里，新兴阶层享受着特权，谋得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行使着政治、舆论特权，并尽力巩固既得利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受到压抑，而工人阶级被日益边缘化，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这样的巨大落差，给工厂平添一份感伤的情绪。

大工厂曾作为那个时代进步的象征物，也不知道潜藏在多少人的记忆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和几代人特殊的“风景线”。巨大的画面，纵深的工厂大场面或放大仰望的烟囱，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黑白灰棕的主色调，弥漫的白烟，营造的特殊气氛，朦胧传达出一种依恋、感伤和惜别之情。风景如同沉重的钟声，很响亮，但融在暮色中，显出欲去又回的情绪。灰暗的气氛似乎暗示这一切已是落日余晖。淡淡

的惆怅和惜别之情，在暗暗流动，似乎是在无奈中诉说昨日的辉煌。工厂的雄伟、深厚的历史感和深邃高耸的画面空间，朦胧地表达出现代人在大变革中不适、迷惘和失落。因为对于解放后的整整几代人来说，对“现代化”本身的记忆，不仅是对工业的追忆，也是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与情感的回望。画家对记忆的追叙，也是对一个渐渐逝去的时代的挥别和思考。

具体地看，（大烟囱那幅）巨大的烟囱，遮住了大半个天空，显示一种常人难以支配的力量，似乎正在接受历史的审判，而这种毁灭本身，具有崇高感和悲壮感。（透视具纵深感得那两幅）画家用笔流畅，有的地方色彩流淌，用以表现历经岁月侵袭的斑驳和锈色，工厂生产时熏黑的沉重而自然存在状态，大工厂沉重的历史感和钢铁结构、高耸的烟囱、笔直的马路所呈现出来的量感。笔直的线条，斑驳、沉着的色调、纵深的视觉空间，引人沿一个深不可测的视觉方向往下追溯，把观者的视角本身，也纳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站——似乎是我们也走在途中，回望历史。当我们愈走愈远，远方的风景也在视线中坠入苍茫。一种回望的惆怅和依恋，犹如牧笛悠扬而渺远。虽然画面上没有人的形象出现，但可以看到对景物的依恋后面是对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一批人的追忆。

画面营造的气氛，既有现场感，又似乎走不进去，表明一个时代的语境已经远去——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语境的转换，必然带来中心的转换，曾经的中心已沦为边缘。大工厂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和墓志铭。